


■ 军事情报学博士文库 · 张晓军 主编

美国情报分析 理论发展研究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U.S.
Intelligence Analysis Theories

李景龙◇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 军事情报学博士文库 · 张晓军 主编

美国情报分析 理论发展研究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U.S.
Intelligence Analysis Theories

李景龙◇著

© 军事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情报分析理论发展研究/李景龙著.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 - 7 - 80237 - 709 - 7

I. ①美… II. ①李… III. ①情报分析—研究—美国
IV. ①G35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57098 号

书 名: 美国情报分析理论发展研究
作 者: 李景龙*
责任编辑: 方 宇
封面设计: 倪春昊
出版发行: 军事科学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 100091)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80237 - 709 - 7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1

字 数: 283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 册

定 价: 42.00 元

销售热线: (010)62882626 66768547(兼传)

网 址: <http://www.jskxcbs.com>

电子邮箱: jskxcbs@163.com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博士文库资助项目

序

景龙的著作即将付梓，嘱我作序。我很高兴，也觉得责无旁贷，立刻爽快应允。但是，后来诸事缠身，一直延宕至今，险些由轻诺而寡信；其间，也让作者，特别是编辑等待得好生焦急。

按说，本书的内容是我熟悉的，作者更是我熟悉的，打腹稿时，心潮起伏，甚至似有万斛泉源，只待奔涌而出；但当真提起笔，却又一下子文思滞涩，不知从何说起。这倒仿佛鲁迅先生说的，沉默的时候，感到充实，将要开口，却感到空虚。

转念想，何不按套路来？因为，序跋之类，虽千姿百态，然而其根底，总归关联着“其人其事”。

那么，先说说我所理解的情报分析，再说说作者其人及其书。

一

本书是研究美国情报分析理论的，那么，什么是情报分析呢？

按照美国《国防部军事与相关术语字典》的界定：情报分析是通过对全源数据进行综合、评估、分析和解读，将处理过的信息转化为情报以满足已知或预期的用户需求的过程。

按照毛泽东的界定：情报分析是对于周密侦察所获取的各种材料联贯起来思索，“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是对已获“实事”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求是”的过程。

利用人们熟悉的生活经验打个比方：情报侦察相当于凭借各种仪器设备做身体检查，情报分析则相当于基于各项检查数据、影像材料等做病情诊断。但我们要特别注意，二者的本质区别是，情报分析的对象——敌方——会千方百计进行伪装、隐瞒、干扰、欺骗、误导，而病情诊断的对象——身体——却并没有这样的意图和行为。

质言之，情报分析，就是将各种为任务需求而获取的相关材料连贯起来思索，并进而形成可满足用户需求的情报产品的过程。

仅从定义，我们就可以看出，情报分析是如此重要：

在整个情报工作流程中，情报分析是信息转化为情报的枢纽，是情报价值得以实现的关键。

二

情报分析研究对象包罗万象、纷纭复杂，而且充满了大量的欺骗性与不确定性。

所以，情报分析，特别是战略情报分析，既是科学，也是艺术。

首先，情报分析与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二者均旨在求“真”，为有效地求“真”，都要使用假设、证据、推理等基础研究要素，运用演绎、归纳、模型建构等研究方法；其研究过程自始至终，都要求秉持求真、务实、扎实、严谨的态度与作风；其研究结果既要经过证明，也要经得起证伪。

其次，情报分析与艺术创作，在相当程度上是相通的。二者均以面对“变化”为常态，几乎不可能有完全的重复；情报分析专家还要像小说和戏剧家一样，面对研究对象尽可能地实现“设身处地”“化己为彼”的情感心理位移，对其特定情境下的喜怒哀乐和所思所想，都要尽可能实现深切到位的体味、体贴，逼真地

还原与模拟，否则，就可能陷入“镜像思维”“心理惯性”“集团思维”等误区，导致分析的过程和结果与分析对象的实际情况渐行渐远。情报分析还要像艺术创作一样，既要能圆熟地掌握既有的规律和方法，又不能囿于既有的规律和方法；要有高度的知性，也不排斥感性，甚至有时还要求助直觉、灵感。而可贵的直觉、灵感背后的驱动力，则是情报分析专家在深厚造诣基础上培育出的情报意识——犹如动物基于生存进化而造就的机敏本能——对蛛丝马迹、风吹草动等征兆的机警敏锐感知并能迅速形成取舍判断的能力。

然而，我们切切不可忽略的是：情报分析，还有既不同于科学也不同于艺术的方面。而恰恰是这种不同，凸显了情报分析的独特性，彰显了情报分析的本质——高强度的博弈性、对抗性——它是“无声的战争”的关键部分，是国家利益博弈和战争中最核心、最尖端的部分。于是，情报分析比一般的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具有更大的风险和挑战性。

首先，情报分析和分析对象之间，互以对方的失败为成功。情报分析本质上是与对手的周旋和斗智过程，这一过程自始至终充满着互动性、对抗性，充满了迷惑、诡谲、变数。分析者既要不断将假设在严密推理链（证据坚实、分析严谨）中深入延展，又要不断从反面叩问批判自己，以便做出准确的判断。同时，还要不停歇地与对手抢时间，力争在变化中高敌一筹。

其次，情报分析是为用户的决策和行动服务的，具有鲜明的“未来行动指向”，预测评估是情报分析的题中应有之义。情报分析者需要判断“已然”，探究“所以然”，推测“未然”——准确地参照过去，并洞察现在，探究特点规律，以预测未来——而“未然”，是尚处于发展过程中（甚至尚处于一种发展可能）的状态，具有很大程度的“未知之不确定性”（Unknown Uncertainty），而敌我博弈的互动性，在未然状态下催生的“视可能性而定的困境”（Dependent - Probability Paradox），使预测特别是预警，成为

极具挑战性的难题^①。

所以，情报分析难度高，风险大。较之一般的科学家和艺术家，情报分析特别是战略情报分析专家，需要具备大智大勇：战略胸襟，远见卓识，身怀绝技，胆大心细，博通专精，捕捉征兆，透视底里……

以上这些特点，使情报分析自身作为学术或理论研究对象，也具有了无限的拓展可能和广阔的延伸空间。

三

事实上，在西方，情报研究已经是非常发达的学科。美国是西方情报理论研究的引领者，而情报分析理论则是美国情报理论研究的五大主题之一^②。

情报分析理论研究之所以持续兴旺，除去前述的原因之外，还因为——

情报分析特别是战略情报分析专家这个群体，是整个情报界中最善于著书立说的。从知识结构角度讲，他们博通而专精，不仅具有精湛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还具有广阔的跨学科知识视野，善于在系统的统筹中做出具体分析；贴切领悟用户需求的研究意识，通达了解对手性格、经验、知识积淀基础上的换位思考能力，等等。

① 攻方必欲“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而守方势必努力达成预警，做到“有备”。而攻与守，是互相博弈与周旋的过程：攻方根据敌方的情报感知水平和防御情况，决定实施进攻，守方同时在对攻方的动向实施监视侦察；守方根据征兆预测到攻击迫近，发出预警，实施相应防御准备。攻方察觉守方有所防备，推迟或取消行动，守方情报预警落空；但如果守方未发出预警，未做相应准备，攻方就会实施攻击行动，守方预警失败。这就是“视可能性而定的困境”。可见，有时情报预警的“真”与“假”是弹性的，可能在攻防博弈的过程中发生转化。

② 五大主题为：情报基础理论、情报分析理论、情报失误理论、情报控制理论、联合作战情报支援理论。参见张晓军等：《美国军事情报理论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情报分析研究与其他情报研究主题，多有交叉渗透。比如，情报失误探讨，是通过研究失误来探讨如何避免失误之道，通过总结后见之明以启发先见之明的，而情报失误与否的关键，又终归是落脚在情报功能的实现与否——分析判断对于决策和行动的影响层面。那么，在研究情报失误的过程中，便自然会涉及“噪音”何以会淹没“信号”的组织瓶颈、手段短板、分析方法局限等问题。这就使得情报失误研究每每与情报分析研究多有重叠，以至于给我们造成这样的感觉，即情报分析、情报失误，常常是同一主题正面做或反面做，甚至仅仅是同主题的正反两个视角选择的不同而已。

不仅如此，情报分析还自然而然地衍生出很多既属于题中之义又属于延伸性质的关联性研究命题，如情报评估、预警等问题。

所以，美国情报理论界对于情报分析理论研究的成果十分丰富，仅以其中的核心内容，即分析方法研究而论，就足以说明这一点。纵览美国的情报分析研究著述，从基本的历史分析方法、经验主义方法，到比较细致的逻辑学、法律证据学、数学、认知心理学成果和研究方法的吸纳引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丰富多彩，争奇斗艳，研究成果车载斗量，研究局面蔚为壮观。其中，便也产生了众多具有国际声誉的名家名作。

然而，目前在我国，系统研究美国情报分析理论及其发展的专著，迄今未见公开出版。

四

李景龙博士，面对浩繁的外语原文资料、纷乱的研究头绪，不畏艰辛，摒弃浮躁，沉潜下心来，近10年来，焚膏继晷，默默坚守，终于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在当今学术界对热点趋之若鹜，重视数量统计，不重视基础积淀的背景下，犹为难能可贵。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是李景龙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成果，是国内首部全面系统研究美国情报分析理论发展与现状的专

著。我相信，这一点，凡明了情报学术研究状况的同仁，均会首肯。

本书在对美国情报分析理论研究的范畴、层次、发展脉络进行客观论述的基础上，清晰展示了美国情报分析理论发展所经历的起承转合过程，梳理了美国情报分析理论研究所聚焦的课题，并从卷帙浩繁的相关著述和见仁见智的众多阐述中，钩沉基本的逻辑脉络，发掘其核心命题与具有结论性质的观点。全书系统考察了美国情报分析理论的发展轨迹：在传承中改良，在争鸣中互补，在标新立异中积淀创新的演进历程；全面解析了美国情报分析理论研究的逻辑体系：研究层次，基本命题，研究方法。在纵横交错中，努力达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实现对于美国情报分析理论体系的完整、系统和深层认知，旨在为我国情报分析理论与实践的建设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我认识李景龙十几年了，亲眼见证了他的进步。他在本科、硕士阶段，都是优秀学员；硕士、博士，均在我的辅导下攻读学位，主攻军事理论。他曾参与了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美国军事情报理论研究》，我曾在那本书的“后记”中写道：“李景龙年龄最小，而抱负很大，刻苦自励，能够驾驭超过他本人自然和学术年龄的题目，表现出扎实的学术基础和很大的发展潜力。”细心的读者，自不难看出，本书是他承担的《美国军事情报理论研究》“情报分析理论”部分的拓展版、提高版。无论从对学术的贡献和他自己的进步而言，本书的出版，都值得给予关注和祝贺。

但是，我前边提到的优点，更确切地说，是本书的写作初衷或预期目标。就《美国军事情报理论研究》而言，本书是专题研究，而对美国情报分析理论研究而言，本书仍是概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的研究还仅仅是起步。

如前所述，情报分析是极富挑战性的工作。它需要博采众长，融汇几乎所有科学研究的知识积淀和研究方法，科学与经验兼收，定量与定性并蓄。相应地，情报分析专家也需要宽广的知识视野、

深厚的知识储备、对分析对手的透彻了解，特别是战略情报分析专家，必须在“博通”的基础上做到“专精”。而情报分析的质量，又很大程度上在于视野、知识结构和分析能力方面具备协调两重关系的能力——在研究思索中努力达成分析者心境与用户之间需求、分析者心境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的契合程度的能力。相应地，研究情报分析也是极富挑战的工作。对情报分析进行研究，本质上是通过研究者的心智过程，去研究分析者的心智过程，而人类对于自身心智的运行机制的了解却最为欠缺。这就难怪，连这一领域公认的名著理查兹·休尔的《情报分析心理学》，在直面情报分析那奇异微妙的思维现象，并借助认知心理学阐释分析理论时，也会呈现出方法和问题的隔膜。

归结起来，本书不可避免地还存在体验、体会、溶解、融汇不到火候的地方，这一点，景龙和我都该清醒。情报分析理论博大精深，相关研究工作任重道远。要达到具体专题的深入研究，以及对每一位理论专家、每一本理论专著、每一个理论专题具体、丰盈生命状态的深刻体验、感悟，并进而接近对整个美国情报分析理论不同流派、不同方法、不同观点的会通，非在今后更加发奋不可。至于消化吸收与理论重建，则更需上下求索的努力，持之以恒的毅力。

是为序。

张晓军

2014年5月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美国情报分析理论研究综论	22
第一节 研究范畴界定	22
第二节 研究层次分析	59
第三节 研究脉络梳理	67
第二章 借鉴与开创	92
第一节 理论移植与借鉴	92
第二节 传统情报分析理论	99
第三章 丰富与争鸣	122
第一节 团体情报分析理论	122
第二节 定量情报分析理论	137
第三节 “机会分析”理论	152
第四节 情报分析失误理论	169
第五节 情报分析认知理论	193
第四章 整合与创新	217
第一节 整合与探索	218
第二节 转型与创新	238

第五章 美国情报分析理论发展逻辑总评	274
第一节 发展路径	274
第二节 发展关联	279
第三节 发展特点	282
第四节 启示	288
附 录	293
参考文献	308
后 记	325

导 言

一、研究的主要问题

从专业领域讲，情报分析既是科学，也是艺术，更是两者的巧妙结合；从职业角度看，情报分析处于情报流程的核心和顶层位置，是情报工作的全部价值得以最终实现的关键。因此，对于情报分析的研究自然成为情报理论研究的核心领域，并位列美国情报研究的五大主题之一。^①

美国的情报分析理论研究发轫于 20 世纪 40 年代初，发展兴盛于冷战时期，变革转型于世纪之交，至今依然保持着蓬勃的发展势头。美国情报学术界对于分析理论的研究早已呈现百家争鸣之势，从基本的逻辑推理、历史经验与直觉判断等方法的使用，到法政学、数学、认知心理学、组织行为学等相关学科成果的移植，研究局面蔚为壮观，研究成果车载斗量，其中也产生了众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名家、名作。客观地说，美国情报分析理论研究成果的全面性和公开性在当今世界首屈一指，自然成为其他国家情报分析理论研究者关注和密切跟踪的对象。然而，国内学术界对于美国情报分析理论的关注多数是零散的译介和述评，缺少系统的研究和发掘，致使我们尚不能全面了解美国情报学术界对情报分析理论研究的状况和水平，以及深入理解美国情报分析工作的过程与效果。如今，

^① 五大主题为：情报基础理论、情报分析理论、情报失误理论、情报控制理论、联合作战情报支援理论。参见张晓军等，《美国军事情报理论研究》，第 5 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美国情报分析理论文献资料的大量公开发布为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基本条件，而国内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关注美国情报理论的少数先行者的研究成果也为本书的写作奠定了初步基础。

作者发现，经过70多年的研究积淀，美国情报分析理论研究逐渐从对单一命题、案例和现象的研究转向对于理论层次、研究范式以及发展趋势的关注。伴随着实践领域出现的纷纭变化，围绕着情报分析的本质属性、实施过程、应用方法、影响关系所进行的研究不断磨合并相互作用，使得美国情报分析理论的发展线索逐渐清晰地显现出来。从情报分析理论的传承与流变中可以发现，服务于政策制定的根本需求，推进情报分析专业化，全方位牵引实践工作是其发展演变的主要驱动力量；研究命题的拓展和深入虽然使得理论形态、研究模式、应用方法不断丰富与变化，但是情报分析理论研究的核心趋向却始终未变。因此，美国情报分析理论在积淀中表现出比较明显的“进化”特征：无论从过程还是结果来看，不断形成的新理论并非为了颠覆或者取代传统理论的基础成果，而是在竞争中加以整合，在变通中达成改良，在批判中得到创新。

综上所述，本书尝试解决的关键问题包括：

（一）7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美国情报分析理论研究如何应对实践领域出现的变化与挑战、研究重点关注哪些方面、最密集的交集在哪里，以及这些焦点命题反映出情报分析实践的哪些重要症结性问题。

（二）美国情报分析理论发展的主要阶段、基本内容和总体特征是什么，主流情报分析理论之间具有怎样的传承关系，特别是新理论如何在传统理论的基础上进行补充、批判、变通和融合，我们应该如何批判吸收美国情报分析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

（三）美国情报分析理论发展的历史逻辑和内在关联是什么，我们能够从美国情报分析理论发展经验和特点中获得哪些启示。

二、研究的意义

对美国情报分析理论及其发展状况进行研究，具有丰富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深化美国情报理论研究及其成果转化

客观上讲，美国情报分析理论是一个纷繁复杂的体系，其知识复合程度、学科交叉程度以及研究细化程度在当今情报学术研究领域居于领先地位，通过梳理、比较和评析美国情报分析理论的发展状况，可以对美国情报分析理论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进行科学、客观的评判，从本质上厘清美国情报界对情报分析的理论认识，建立对于美国情报分析理论的整体、连贯和深层认知。本书着重研究美国情报分析理论的发展情况，一方面可以化繁为简、由表及里，对美国研究者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及其相互联系进行审视和反思，从而把握美国情报分析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内在逻辑；另一方面可以从美国情报分析理论研究的曲折反复中获取经验、规避误区，从而批判吸收相关研究成果，为我国情报分析理论研究与创新提供有益参考。

（二）在批判中借鉴有益的应用方法和理念

正如集中力量与统一指挥是指挥作战的基本规律一样，情报分析也有相应的普遍适用规律可以依循。这些规律并非一成不变，也无法自然掌握，必须由历代情报分析专家进行长期的经验总结和研究探索才能够发现。正因如此，美国情报分析理论汇集了源自现实领域的大量应用性成果，具有极高的实践参考价值。从研究基础看，美国情报分析理论研究者大多长期从事一线情报分析工作，有着深刻的专业思考和切身体会，能够将其所经历的经验得失作为理论研究的鲜活素材，其中必然包含了大量可以应用的方法、工具和技巧；从发展过程看，情报分析理论之间的起承转合，反映了各种理论认识与观点在实践中不断被检验、改良和创新的经过，客观记录了情报分析工作模式的转变、方法的改进和理念的更新；从效果

评估看，研究成果包含了对各种应用理论的主导理念、适用范围、使用条件和操作方法的案例示范和效果评估，浓缩了情报分析专家从实践中积累的集体智慧和经验。综上所述，对于外国研究者来说，研究美国情报分析理论所包含的应用方法和实践理念，无疑具有事半功倍的借鉴意义。

（三）以理论牵引实践

研究情报分析理论，并不仅是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更像是一种通过理论阐释和探索对情报分析实践工作的间接考察。换句话说，这项研究既关注理论成果本身，也关注理论成果所浓缩的现象和反映的变化。同时，美国居于世界首位的情报能力，也使对其理论成果进行研究的意义显得更加必要：一些反映情报分析工作普遍规律的研究成果可以为我所用；某些理论因为植根于美国特定的国情和体制，本身并不具备移植的条件，也不适合直接借鉴，但是研究所关注的领域和聚焦的问题却往往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甚至是任何国家情报分析工作发展过程中必然会经历的，而且这些问题在不同的环境和背景中应该存在其他适合的理论解答。所以，关注美国情报分析理论的发展情况，不仅可以丰富和深化外国情报理论研究成果，而且能够激发研究者对于情报分析实践问题的深刻思考。

三、研究依据的主要素材

为了完成本书的写作，作者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国内外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细致的调查：一是查阅了国家图书馆、军事科学院图书馆、国防大学图书馆、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图书馆、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图书馆等综合和专业图书馆的馆藏文献资源；二是登录“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中国军事图书总库”“中国军事学术期刊论文总库”“‘ProQuest’美国国家安全档案解密数据库”等通用型和专业型数据库系统，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完整检索和整理；三是利用互联网的多种中英文搜索引擎，对可以检索到的所有美国情报分析理论研究文献进行了下载和编辑，从中挑选出与研